# 易意參疑

易憲參疑外編卷之二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天下之道只是一箇仁而已矣所謂元善也然仁而不恒則為私意所間非永也仁而不正則流于姑息非貞也總不得為元善之德其何以比天下為人所比就是吉天下歸心四海效順其道大行无一夫不被其澤何吉如之然以一人而當天下之歸非德不可故必原筮自審果有長永貞肉之德則可以當天下之歸而无愧于父母斯民之責所謂仁者宜在高位夫何外由是至仁之所感召近者被澤而悅遠者聞風而趨九未比而有不安者亦皆方來而不已矣彼後至者自外于生成之化是自取凶也王者何容心哉

彖曰比輔也下順從也

九五顯比于上而天下臣民仰而歸之邑人不誠而傾心君子從王而外比所謂以萬邦而仰一人也故為比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剛者德性常用而天理流行所謂元也中則无一毫間斷之私无一毫偏倚之雜所謂永且貞也剛中就是元永貞不可作兩段看在卦為剛中在人為三德其實一也元永貞者即剛中之別名惟九五有是德故係之以此辭耳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先王統馭天下日欲與百姓相親然欲以一人而親天下日亦不足矣是以外選五方之賢內遴九族之親或百里或五十里或七十里或不能五十里定立萬國使為諸侯而心膂股肱

聘継来之礼皆所以親諸侯也親萬國之諸侯則諸侯亦宣德意以愛养百姓而各親其民矣是親諸侯者乃所以親天下也先王封建之典豈徒尔哉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来有他吉

人臣比君之始所謂士人第一歩乃進身之初也始而不孚就有欺君的念則終身事業於此大壊其咎大矣是必精白此心于委質之始忠以事君誠以任職而有孚比之則即此始比之心就可以无愧于人臣之義而欺君之咎罔自信其可免矣然有是孚信之心就當充滿此心而始終如一始進以之宦成以之真可以對諸天地質諸鬼神則其誠意懇至如物之積實而盈缶矣是雖不過自尽其心以求免于欺君之咎而已固无望

其他也然誠意孚格終來自有文言行出而譬焉者之崇自有出于意望之外矣所謂至誠而不協者未之有也故曰終來有他吉言不但免咎而已終來的終字對比之初字如字

說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揚雄爲莽大夫荀彧臣於曹瞞皆比而失正者也枉己未能以直人不正則不吉矣二以柔順中正而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是其始進不苟知君之可比而自內出以比之由側微之陋而上達于天子之庭正而且吉者也占者如是則得出處之正而且有得君行道之功故曰貞吉

不自失也

直己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己六二自內比外而待

其貞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所謂內不失己也故不自失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處近君之位居外者也而以柔正之德上應九五剛中之君

此於袞左右以道事君者也夫事得其君則正矣由是上焉贊

成顯比之治下焉固結順從之心何吉如之二之內比是將出

而仕者四則近君之位是已仕者故為外比

以從上也

象言四之比五固為以道而相合實為以分而相承蓋道之所

在則九五賢也四之所當比也分之所在則九五君也四之所

當從也四與五本非其應故特以分明之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當一卦五陰之比是以其為比也廓然太

公而萬物一体有周徧天下之惠而无容心于知感之間付失
得于勿恤置功利于兩忘而凡比之于始終比之于內外者亦
罔洨其德而從其化然々皞々相忘于蕩々平々之中此其為
比于上者如蒙藏而親比于下者如萬物比道之光明正大非
何顯也故為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之象如是則君道得
治道成時雍於衛之化雍熙太和之休莫盛于此故曰吉用三
驅失前禽上之无私也邑人不誡下之化于无私也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正則无偏不黨中則惟精惟一王心之純故溥之為蕩々平々
之治而比道光顯如此所謂用天德便可語王道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〻失前禽何也蓋王者以公心待天下而不以成心留天下顯比

之餘天下之德我與否一无容心猶用者継以獲禽為事不以尽物為心取其順不追其逆故前禽之逆而不順者失之也蓋王者之民雖有不順而即其死計較之私則有若不尽民之心者故其取象如此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不誡只是廣大自得𣧑𣧑皞皞不識不知的氣象王者顯比无私以公道示天下而天下亦以公心應之自不規規為驩虞之態而相忘于大道之公是民之化中若君使之然也故曰上使中也至公至神之化惟公故神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言无首之比卒无以善其後何所終哉胡氏曰陰柔在上其德不足以為首者以比下其效不能以有終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以巽陰畜乾陽以一陰畜五陽皆小畜大之義又以陰之力量但能止于一時不能制于悠久亦為所畜者小之象故卦名小畜亨是陽道可行之占密二句是陰道未行之象辞雖兩項義实相因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幸吾道之犹亨喜陰邪之未而聖人之慮遠矣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巽是舒徐慎密而善蔵其用健而巽是内有秉道嫉邪之心而外无悻壯用罔之失危行而言遜也剛中剛是德中是位本義曰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看来剛中而志行只該說剛德君子居中用事操縱闔闢权柄在我而不忍移于小人是其德其勢

皆有可為故不為陰所畜而陽之亨自若也謂之乃亨者言小畜何以得亨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其所以得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

密雲不雨之象何也以陰畜陽未極而吾道之正氣猶得以發舒而尚進也惟陽之尚進故陰雖得時用事如雲起於西郊而猶未能大展其施以肆害於君子也蓋陰之與陽勢无兩盛陽之尚往如初則陰之畜旋未究其理有固然者此小畜之時雖為君子危而不雨之象則為君子幸也

君子以懿文德

文於德之彰記曰文以君子之德是也君子敬爾威儀慎爾出話使容止有度言語有章此一身之文德是亦所以為畜也然亦自小畜之象言之耳若以全体之孝而為經濟之用則君子

之畜固有大於此者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君子莫重乎始進初雖與四為應然体乾居下得正遠陰故能始進以正而不為陰所畜其復以道非其道不往也如是則无枉道之失而有行道之功何其咎吉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九以道而復固无自失之咎矣九二之能牽復者何哉由其以剛在中恭重於內故亦得其所守之正而不自失也剛出在中見他牽復亦能以道

九三輿說輹夫妻反目

九三上進之志本與初二同但剛而不中无可貞之守而迫近于四多比昵之私本是一箇正人君子一時主張不定乃為所

畜而不能進既不能自道而復又不得連類而進如與之說輹不足以有行也然係畜之私然不可久而三以志剛之士又不能久安于其下者始之以不平之情加之以相睽之志而爭固其所必至矣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夫既不能進而與之比又不能處而與之爭其比也溺於一時之私其爭也激于一時之忿三之進退胥失之矣

不能正室也

剛正如初剛中如二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四亦烏得而挽之九三不能自守是以為陰所畜蓋其行義之不堅故能動之以利守正之不固故能誘之以邪否則律身以道雖一毫不可干以私者豈至為陰所畜而終有不平之爭乎故曰反目由于說輹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以乾体言則四獨爲小人以巽体言則乾皆爲強暴易之不可爲與要如此四以陰畜陽不无傷害憂惧然以柔順得正處中巽体本孚信之誠而得二陽之助謀無衆思而可无反噬之害動及所策而可无不戢之虞故爲血去惕出之象占者如是則足以自固而无不勝之咎矣盖濟事以人而感人以信此有孚之爲貴也若燕昭用樂毅之策連趙魏以伐齊先主用孔明之謀結江東以抗魏此爻似之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三陽上進其勢已盛非孚衆志而屈群力不能畜也九五居中處尊則孚誠之至有以固結天下之心而上九六四信之而不忍離惟處貴則勢力之厚足以號召天下之歸而上九六四尊之而不敢背以此畜乾何所不克故其象如此而占可知昔唐

之藩鎮陸洪憲宗初年與裴度黃裳諸臣協謀專制以故承宗削地淮蔡底平則此爻之義

不獨富也

既謂之有孚攣如則是信以感人誠以動物不獨以其富厚之力而已此如劉先主當顛沛艱難之際信義愈明故能借力于荊州結好于孫權以成鼎足之治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陽與陰和非其情也上九居卦之上畜極而成陰制乎陽陽受制陰不和者既和而風栽光以自見欲進者不進而正氣无以發舒焉既雨既處之象所以然者未必皆陰之過亦由陰德之盛在彼有方張之勢而養成之過在我失未然之防故陰之盛也陽尚之也陰之畜也陽致之也咎不在陰而在陽矣然陰加

扶陽乃以邪于正以理言之雖貞亦厲况未必貞乎君以時而决君子之進退則陰盛抗陽之時君子不可以有行也可有行焉則陰邪之禍将不免矣凶何如哉初言陰陽和矣而以尚德載責君子歸咎于其初也既言月几望矣而以征凶戒君子防患于其終也易為君子謀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兌至柔乾至剛以柔遇剛而躡其後以躡進非所履而履故名履者危之也然兌本和悅以遇乾剛則所臨以強暴為能讓冲畏謙以處之從容談笑以拜之不為傷害所及猶履虎尾而不死咥人之凶也以是求進則隨其所向无不如意尚何往而不亨乎卦危其履許善其占人顧自處何如耳胡氏曰人之涉世之

履危而不傷乃見所履易辭危々於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發憂患以履卦為首

説而應乎乾

説非諂悦恭順而不失其正耳大抵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自來世故如此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光明説剛一步五本居位以九居五是以剛中正而履帝位德與位稱夫何疚由是剛中正之發揮于事業而敷布於天下自然光輝明盛格上下而光四表矣卦德有履危不傷之善所以為亨卦体有居尊有為之善亦所以為亨故併及之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澤定位卑高以陳是見天地間有自然之理人之所履礼而

已故有履之象夫子則之因見天下之民有上有下循之天澤也於是觀天澤自然之象制人事當然之礼位上位下列以尊服秩以采章以辨公卿大夫士之異位而別其名器使之各有定志而不敢有出位之思以辨農工商賈之異趣而齊其職業使之各有定志而不敢有非分之望則尊卑不相紊貴賤不相踰僭亂不起奸欺不生天下之心從此一矣使礼制不明上下无別則名分倒懸僭擬无極庶人謀為士士謀為大夫大夫謀為卿卿謀為公公謀為天子如所謂諸侯請隧大夫八佾庶人帝服倡優后飾者接迹天下將何紀極哉以是知聖人制礼之功直與天地同節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九陽剛是素有抱負者又在下居初是當發軔之始而志節

方銳者也故其所行无非素願初不以富貴功名而變其

之守占者如是而往則始進而不移其素時出而善用其

謂不負所學矣

獨行願也

生平志願欲如此做事今能率其素願亦如此做事此便是不負其初心了故曰獨行願謂之獨者非人不能而彼獨能之只是一切外務皆不足以奪其行道之心意焉時山嘗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終不可行也初之行願其真能行道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道本有自然之安何等坦蕩平易所謂面前好田地天下平路岐也九二居下无應不為時用而以剛中自守順適于斯道之

中而是非榮辱无所繫係故爲履道坦坦所履皆道守已得矣不其貞乎斯道之中自有真樂不其吉乎非幽人不足以當此巢由脫迹桐江高卧其履道之幽人不染緇于世故者也

中不自乱也

凡人德有不足者始以身外之物爲重輕惟有中德則吾道自足而无願外之意故能不以富貴利達乱其心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三不中正柔而志剛才德不足而果于自用故无見事之明而頑欲妄行所謂不知而作者也如眇不能視而強視焉无任事之才而頑欲妄動所謂行險僥倖者也如跛不能履而強履焉以此後乱則剛愎之氣有以觸剛忿之心而動與禍隨矣[illegible][illegible]虎尾而咥人也其凶可知又以此剛暴之人使其幸而得志則

如武人而為大君終播其悪于衆而斂其怨于己亦歸于咥人之凶而已豈能久哉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四居大臣之位而近英明之君乃以不中不中履之所謂挾震主之威懷不賞之功者此正危机所伏故為履虎尾之象然幸其以剛處柔故能愬愬戒懼而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如所謂有嚴有翼亦保亦臨者此所以上安而下從之始雖危疑而終則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

五本英明之主且下无諍直之臣主張太過求治太急凡因革廢置生殺予奪惟任己意以為之而无所留礙是為夬履夫天下事变权宜不一雖以慎重為之猶且萬一失錯況任情過暴

鮮有不敗焉者雖貞亦厲況不貞乎

夬履貞厲位不當也

正則抉可為之才當剛抉有為之勢是以果於自用而无持重謹審之心漢武唐宣正坐此病

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此爻當履道既成之日正反觀自驗之時故周公教占者當視所履以考其祥祥者禍福之兆凡事做到了須時節吉凶雖未可知而其祥兆之先則必有可占者故降祥在天而動履在人惟反觀以考驗而已如所履圓周滿足无一不當天理无一不合人心而周旋无虧則必自求多福而百祥俱至元吉可考而知矣若所行少有虧欠則亦何足以語此哉蓋吉凶禍福皆人所致其求端於天下者反求于己是故君子一事不敢苟且一步

敢放過也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在上兩字重人情鮮克有終上九履道終矣乃以視履其旋而當有元吉之應則其多福永綏繁祉交錫當何如哉故彖曰大有言非尋常之福也大跟元字來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朱子曰若謂陰陽則須二氣交感方成歲功若論君子小人則一分陰亦不可須用盡去那小人盡用那君子方能成治

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又以卦體卦變言之小者往則在外者皆小人大者來則在內者皆君子此世道之泰可以有為之時也占者果有君子之德則君臣胥慶於明良之遇德業交成

于上下之孚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矣故曰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　全傳

此釋泰之名詞而悉其蘊見天人之燕際其陰也蓋世道之泰惟天地啓其端惟君臣昌其會而所以共成其盛者則由于淑慝之各得其分也卦名為泰詞曰小往大來吉亨果何謂哉蓋乾天道也君道也造化之陽人心之徤而人類之君子也坤地道也臣道也造化之陰人心之順而人類之小人也今卦以上下言則乾下坤上以內外言則乾內坤外是在天地為一元之會而化生万物之氣熙然流通此天地所以啓泰之運也在君臣為一德之交而畀道致治之志油然大同此君臣所以成太之治也不惟是也明此于陰陽以覌造化之大則陽明用事而陰慘為之不行小往大來之義見于造化矣明此于從順以覌

入心之泰則天德為主而柔邪為之退所小往大來之義歟于人心矣明此于君子小人以觀人道之泰則國有元良君子在內以制小人朝无倖位小人在外以奉君子時未必皆君子而君子之道則寖明而寖長矣時未必无小人而小人之道則寖微而寖衰矣小往大來之義又有徵於人道如此是故觀天人之際辨淑慝之几而泰无餘蘊矣伏羲文王所以交為之慶而名卦係詞之善不以是哉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天地交而二氣通太之象也人君當此之時當盡所以致太之道是故天地之道渾渾淪淪无所分辨不能无太過處聖人以心極之經綸而範圍一中之造化明天之時畫地之維昭人之紀於渾淪中裁處成就得分曉是能辨其所未辨故為裁成其

道以其体之自然而言則曰道〻是統体宜就是道之宜以其用之當然而言則以宜也天地之道各有所宜然其道无心而成化不能有所創造作為以便民生似覺有些不及聖人以其有心之制作而賛助乎不及之神功用天之時因地之便秩人之倫天地无心而吾有心以成其能所謂為其所未為也故為輔相其宜若此者正以人之生理不能以自遂而為天地养之使人得以遂其生人之德性不能以自復而為天地復之使人得以若其性是裁成輔相乃左右乎斯民俾皆得以道天地之道而宜天地之宜所以為天下開太平者至矣故曰有天无地做不得有天地无人君亦做不得共開一代之治運后開一代之治功造化功業实相表裡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天地交泰之時正君子行道之日初九以陽在下與上二陽相
連而進或出於意氣之相投或乘時而並起或得于聲聞之偶合
際會以同升如拔則同心共濟成輔太之功矣不其征而吉乎
以其彙初以之也
志在外也
三陽以天下為心並欲贊裁成輔相之功弼左右斯民之治而
不為一身一家計者此所以彙征而吉也一涉於私則黨同而
進何吉之可言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二以剛中之才當主太之責治之得乎中道者也居此位得此
占者可不求合乎此爻之中哉蓋必思太寧之世激之則不勝
其戾玩之則不勝其弊是以人臣之當國者則容之以納汙藏

始之量不傷于迫切而不洪人事之當葦若則齊之以孫毅果
確之功不扭于因循而不振遲者吾惧其或遺則事晶其隱才
銖其微而長慮却顧不忘乎遠近者吾惧其或昵則法行自近
恩割至情而秉公持正不牽于私以是四者而交相為用則一
張一弛政是以和一剛一柔用是以均既有以養天下之元氣
而渾厚之治体常存又有以作天下之神氣而精明之治功不
替可以保太道于无虞矣不有以合此爻中行之治乎包荒能
容所以養威憑河能斷所以起廢不遺然後為容之至不昵然
後為斷之極天理之當然恰好的便是中當容而容當斷而斷
行之中也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天下事業皆由心上做起惟他恢弘紫涵乃得心体光明心源廣

大故其舉動光明施為闊大當剛而剛當柔而柔自无不當于
理而得中行之道蓋光則思慮周密而不昧于久遠之圖所以
知剛知柔而能察乎中大則規模宏遠而不屑於近小之計所
以不剛不柔而能休乎中周公論相業說箇中行孔子推本其
心体說箇剛大可見得大臣心事合一存諸內則為光大發諸
事就為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世无有常平而不陂以見太之必否也陰无有常往而不復以
見否之必泰也聖人于天下之患不當之于已然而當戒之于
將然九三將過乎中不好的時節將到了故以平陂往復之理
推之者危之之詞也任世道者處此要當上畏天命之不易留
下畏民心之不易保而不敢忘宵衣旰食之懷所謂艱也處高

危則思謙降履盈則思挹損而不敢有好大喜功之為所謂貞也如此則人定勝天平不陂往不復而无咎矣固不必憂其必陂必復而太寧之福可以常享于无窮也无平二句天道也艱貞人事也以艱貞而无咎其盡人謀而回天命者與

天地際也

際交會之間言治亂循環之會陰陽消息之交有世道之慮者不能不惕然于斯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兼三陰說以鄰以孚則專言四以之也陰邪得志勢必復合四與二翩翩下復非有力以致之而其類自相從非有心以戒之而其志自相信既曰翩翩又曰以鄰以孚甚言其黨類之易集也憂之深故言之切慮之遠故語之詳如此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

爻詞下復主進用說小象下復主退處說意雖相反然周公之意所以戒君子夫子之意所以抑小人異致而同歸者也三陰不復何也以居上非三陰之分所以翩翩然退處其不待戒令何也以居下乃三陰之心所願復何待于戒故曰不戒以孚上卦坤体本皆在下之物今反居上則非分守之常名與實而相違上與下而倒置惟其失實故下復以就實耳夫居上既非其實居下乃其本心然則下復者本其中心之願又何俟于戒人而後信哉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人君以致治為急則必以下賢為願但先居中之善則偏于声色貨利惑于左右讒邪有是心而不果者多矣誰能行其願乎

五有柔中之德故能虛心下賢蓋不徒有是心而實能行是德

矣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故以祉元吉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天下不可一日无正道則不可一日无君子否既不利于君子之貞則非世道之常矣故曰匪人

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當否之時非君子致用之日苟不能見几而早避難將及矣故避難莫如儉德儉德者韜光晦迹使人不知其有德也使聲光必露則人得物色之矣既為人所物色則爵祿之來其能辭乎昔班固訊龔勝為薰膏是也故必至于祿不可榮然後為能儉德不可榮以祿非遠而去之只是不知有我而不得以祿及之

耳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亨

泰之初君子以類而進否之初小人亦以類而進故其象同君子小人之分正與不正而已三陰類進本皆小人但初惡未形其從善也易故周公以正勉之蓋小人能貞則変而為君子矣彖辭以貞字屬君子而初六以貞字訓小人雖教陰邪反正實為吾道防閑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陰柔中正是有小人之心而猶知畏名義者故能包容承順乎君子然包承者只是外面相從終是偽意最能陷害君子處是以君子必當安否安否而曰道亨者道无關于窮達吾能安守其否則吾心之天地亦不失其為太故亨

六三包羞

當世道之否而挽回天命收拾人心必君子之善類能之六三雖志于傷善而亦自知其不可者此正天理良心不可泯滅處即所謂羞也包羞是自羞其有傷善之志不可謂不能傷善而羞昧聖人包羞之言其發小人羞惡之心而愧悔之者至矣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有命者將濟之時而天命之以濟否是天有是時无咎者不亟之其剛而得濟否之道是人有是事不極其剛只是不亟反之意宋司馬公亟反新法而直至頓役之類亦皆罷之至于轉而為紹聖之禍正坐不用此道疇即類也離者附麗之之意曰疇離祉則凡之得享其福可知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為能與衆拔濟以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事也占者若大人遇之則有以成開太之功吉孰大焉然已治者雖可喜而不常治者亦可憂又必謹无危之戒嚴未然之防懲其所可鑒而不忽其所可憂則制治保邦无所不至將復之太如係包桑而不可拔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休否在否之時而休之猶有漸也傾否在否之極而傾之則尽平矣既傾而喜其為世道賀歟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昔陽明論學言一人信之不為少天下信之不為多君子之與人同也亦豈必其尽人之同之然後為大同哉正者人心之公

理不期同而自无不同者也吾惟以正道自立於天下而所以同乎人者一出于正則雖同以天下不為多同以一人不為寡故必利貞然後謂之大同然後謂之于野使與人同者以情而不以理則雖盡天下而與之總是一箇私情之合而已又焉得為大同而于野哉

國外曰郊郊外曰野同人于野亦隨所居之位言如處一鄉則大同乎一鄉之人處一國則大同乎一國之人人心既同則有親有功何往不濟故亨雖大川之涉亦无難矣然所謂大同者非徒為其盡人而同之也必其所同者皆為君子之正道好以公好而非徇情以求合是以公是而非同利以為朋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不求同迹而求同心乃為于野而亨且利涉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卦体六二陰居陰位德之正也在下之中德之中也以中正之德而应九五剛中正之君明良相遇一德交孚所謂君臣同于朝也故卦名為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大凡陰柔者多懦弱而徇私陽剛者皆太公而无我此卦上体為乾以健而行其裁之也果其操之也斷理足以勝私而能克其偏黨之累道足以御情而能去其柔媚之邪此所以大同无我而得同心之助有以致亨而利涉也亨利者大同之效大同者剛健之為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一節

文明則不蔽于私而能明正理以健則不屈于欲而能行正理中正則在我者正而应則所应又正同德為朋同道相済也夫

內外物我皆一於正是乃君子之正道也惟得正之君子則所同者正有以通天下之志蓋天下之理正而已矣人同此心〻同此理〻惟徇乎一己之私故无以通天下之大惟所同者一出于正則不拂乎人心之公而推之家國天下无所往而不合矣此所以為大同而自然亨利涉也邵子曰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天下人心總是一箇理正是人心同然的理吾之所同果出于正天下人心必有不能外是以為同者故謂通天下之志言无往而不合也

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下有名分而有所謂族焉族而不類族斯紊矣故君子本天叙以正其倫循天秩以昭其紀類之于朝廷而三德六德之族

以齊而相敘也類之于家庭而大宗小宗之族以世而相守也
夫類以合其族則族以分定而人得其所以為同矣天下有名
器而有所謂物焉物而不辨物斯淆矣故君子緣物以作其則
因分以嚴其防辨之在朝而車旗服御之物有名以別之也辨
之在家而居室器用之物有制以限之也夫辨以齊其物則物
以類分物得其所以同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于野是通天下于門只是无私係當同人之初而以剛在下又
无係應是其與人同也不問親踈遠近而惟賢惟德以為同不
牽于黨與者也如此則公溥之情得同人之道矣咎何有焉

六二同人于宗吝

本義中正字須看得浅不可主君臣說于宗只是親于我者同

之而踈者在所弃厚于我者同之而薄者在所拒如宋之蜀黨朔黨洛黨相似如此則所感以私所應亦狹安能免于吝哉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強同於六二恐見攻于九五故伏兵于草莽之中而升高遠望以過為之備將敵九五以據六二也然揆之以理二固不可以苟求而決之以勢五又不可以輕敵雖至于三歲之久終隱密而不敢發也爻之取象為戒深矣世之亦非己有者徒勞而无功類如此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隔三攻二故象乘墉始而必取動于氣也繼而悔悟制于理也過而能改其視三之三歲不興遠矣不其吉乎春秋傳謂人納接菑於邾婁邾人辭之以疾晉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

不稱克也引師而去之故　君子大其弗克從也

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義是人心自然法則也　然同人上見得如當同而同即此是義即此是法則困是思慮　不去道理上做不通便謂之困非分相攻所謂先交而求道義　安在故制于義而不得通自覺得困心衡慮便能奮自警省而　及復于義就不去攻了此其改過從義所以為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大抵人情惡異而喜同故以號咷與笑為先異後同之象克勝也勝間隔之人也大師只是剛毅自斷不使讒邪得間之意時說謂假勢以伸理作實家看若非是昔玄德之於孔明情好日密羽飛不悅及玄德曰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也羽飛乃止

意與此爻相似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同人于野則亨而利涉志无不得也既曰于郊則絶人逃世而非所謂同人之義矣士君子立身于天地間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国為一人者志不如此匕丈人荷蕢之徒所謂果哉末之難矣故也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以卦象言所照者廣以卦体言所從者衆故名大有當大有之時而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故亨者以此治有則禮樂刑政極其精當而推之四海於所不通有大之業可保于无厭矣故曰大蕃而亨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尊位之中不要把德位平看言六五之位尊為天子然且有大中之德由是上下五陽皆来應之百辟儀刑萬民順治而天下大一統之盛矣此不惟有其位而又有其德所以天下歸之是德足以致有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其德不是卦德言當大有之時而其君人之德又為剛健而文明應天而時行剛健則神謀獨斷而全天德之剛文明則睿覽聖聰而為天聰明之盡此其德之体也由是應天時行而剛健之所敷施文明之所旁達无非體天之道而與時偕行敘典庸礼命德討罪一皆奉天時行此其德之用也是惟德足以治有故其礼樂刑政自盡制作之能而極推行之利是以元亨全家

意只是德足以致有故名大有德足以治有故曰大亨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善不賞德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賞罰者人君御世之大权也遏惡揚善所謂天命天討非人君所私者故為順天休命蓋治有之道去其衆姦之萌而已賞善誅惡進賢退不肖則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劝罰一人而天下知所懲自然善者日多惡者日寡衆姦不生而大有可常保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古謂福兮禍所伏故所有既大便當有涉害之理然初九陽剛有能守之德居下无尚大之心无應則不溺于私交在初則未履乎盛滿是以未涉乎害而得无咎然此特其初之善耳使其戒于初而不能戒于后則佚欲易生驕奢日至終不免于驕害

之咎矣故必常存敬畏居寬[illegible]則思樽節處盈滿則思挹損惟恐一入于奢而或流于害則終不免于咎矣无交害是善其初難則无咎言自初至終皆當如狀

大有初九无交害止

時居其有而位處其初初心未变是以謙抑尚存而驕奢未起其不涉乎害宜也只取初義不兼以陽在下上无係應等意蓋此小象文势雖與比初同而義实有異比之盈缶等語是本文詞此之以陽在下等語是某傳故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君子以德爲車使有其任而无其德是爲虛車而已其何以勝天下之任二以剛中之德而承九五之應文武之所兼資中外之所倚重如以大車而物无不載者占者有所往而如是則克

當大任厥有成功其應天時行以致天下之有者必能輔相以成治順天休命以保天下之有者必能贊襄以底績何咎之有此伊傅周召之徒然後可以當坱

九三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居公位而以剛正之德遇虛中之君廟堂贊密勿之謨忠悃竭腹心之愛凡先事而爲治有之規後事而爲保有之道无不論思獻納于其君如公之入覲于天王而方物之畢獻也使有公侯之位而无剛正之德則爲小人而已謀猷不足以入告而忠益无有于論思故雖得此占者莫能當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五以柔中之主而四以剛近之四之權位已盛所謂彭也然其居柔故能謙重而心益恭位高而心益下服飾器用不敢僭差

刑賞予奪不敢自用其不至于僭逼而過盛如此則权雖盛而分不踰上安而下從之矣何咎之有周公位居冢宰而嗣王不疑孔明身都將相而後主不忌用此道也諸理齋曰三剛正不私其有故持以效之君四處柔不居其有故辭使去已

明辨晳也

加一晳字言其明辨之深所辨者天冠地屨之分斷盈益謙之理故不敢一毫僭差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五以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能推誠任賢而誠信之極足以固結天下人心故一時天下人心亦皆中心悅而誠服上以誠感下以誠應上下交孚如此故為厥孚交如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使一於孚而不濟之以威則惠褻而威不震吾恐玩惕起而

黨孽生故必孚信之餘輔以威武遏惡揚善信賞必罰則民心誠信亦且畏服而天下大有矣何吉如之信以結人心天下孚之而不忍離又威以服人心天下畏之而不敢叛此治有之道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主君道說五對上看則五又為賢矣大有之世民殷物阜內恬外熙此極盛之時也履盛滿而不知戒鮮不敗者此爻處有之極而能下從六五是其滿而不溢誠人主之盛德帝王之高致故惟德動天惟天眷德而自天祐之祐之以吉而所為盡善祐之以无不利而所行盡利也此正所謂行與事示之者

大有盛世六爻皆賢五以威信而治有上以信順而持盈二之荷重三之獻納輔有而共致其隆初之无害四之匪彭處有而

不過其則爻辭皆善豈不循欤盛哉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陽明嘗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為子而傲必不能孝為弟而傲必不能弟為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舜朱之不肖只是一箇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之反為謙謙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面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為子而謙必能孝為弟而謙必能弟為臣而謙必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

內收斂不形是止外卑遜不驕是順謙之意也高而能下謙之象也故名謙謙者德之美人而能謙則言而人宗之行而人宜之有亨道也且其實勝之善可以日休始雖不居其有終則闇

望益隆而声光愈著君子之有終為何如甚矣謙之為貴也亨是行无不得之意有終則要其久而言〻謙之畢竟好耳

彖曰天道下済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氣机之下済地道形勢之居卑本自然如此非是謙的意思見聖人就下済上見他光明居卑處見他上行恰是有无心之謙自然之亨的道理故特以天地言之見得謙亨之理雖天地有不能違者而况于人乎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一節

此一節極論天人之際以見謙之為貴也以天道言之如日月之有升沉寒暑之有往来虧盈而益謙也以地道言之如陵谷之有遷移山澤之有增損変盈而流謙也以鬼神言福善而禍淫栽世〻而傾覆害盈而福謙也夫天地鬼神且有然者况人得

天地之靈而鬼神之會也其心即天地鬼神之心其情即天地鬼神之正盈者惡之天下公惡之情也謙者好之天下公好之情也人道之好惡如此故人而能謙則有以投人心之所好矣以之居尊其德因謙而益顯則尊者益尊而其道光也以之居卑其德因謙而益重則卑者亦尊而不可踰也夫其始也高而能降卑而能謙其終也高而光不可揜卑而道不可踰君子謙而有終如此

尊而光如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卑而不可踰如地道卑而上行也然假借亦好先言君子之終者蓋惟君子能謙亦惟君子爲有終也知謙之有終則知不謙之无終矣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　平施

今人病痛只是立心不平其視己視人不能无低昂高下只見

得自家好多有自滿自足矜高的念頭只見得人不濟少有謙虛的念頭此人之大病痛處只是處己處人的念頭不平所以不能謙也矣所謂謙者非是要人只管謙退屈于人而謂之謙只是視己的心也如此不見得自家些視人的心也如此不見得人不濟視己視人只是平平一樣无自滿的念頭无忽略人的念頭此便是能謙了古聖人心地只是箇平平裏所以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国家則无所處而不當論謙的道理必須如此看方是盖人惟心平而后能謙謙則自无不平者称物平施夲者須要識得君子裒充其自滿的念頭充滿其謙虛的念頭多者裒則謙虛之心日長寡者益則驕傲之心日无其所以自待者此心略无一毫加于人其所以待人者亦此心略无一毫減于己人己物我如持权衡以

稱量輕重稱得均平一致而物无有餘不足於其間也君子能平其心如此尚何有於不謙乎伊川謂明得一分天理滅却一分人欲愚謂丟得一分驕矜的念方增得一分謙虚的念使驕矜的念漸漸消磨則此心極其謙虚而處已處人之心无不平矣謝顯道一年去得一矜字此正是裒多益寡的工夫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以柔固本柔嘉之善處下又有下人之心謙之至也故為謙謙涉川於文義无取只是謙虚之至无適不通雖用以臨事变之秋亦終獲濟而吉况平居无事乎甚言謙之必亨也

卑以自牧也

牧養也人之德係于所養初以柔處下日惟裒多益寡自恭于礼讓之中而客氣日以消除圭角日以渾化故能徹底謙退初

謂之謙謙也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謙不可以声音笑貌爲也六二柔順中正是他中心真實能謙所以積中形外而諢德有聞也豈虛聲隆而實德病者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上下所歸正是勞上有爲上爲德之功下有爲下爲民之績能且居己于謙而若不自知其有功者此君子之行也占者如是則有終而吉矣有終者不居其功而終不能掩其功言即致泰以存其位也

萬民服也

善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爭功此服其勞而能謙也○童溪曰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

伐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群起而與之爭矣何以致萬民之服

哉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則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三之所以勞乎萬民者以其功四之所以尊乎三者以其位々不勝功則四之撝謙是天理合當如此非諂也非過也故曰不違則謂適得其宜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五居上能謙是以柔道理天下者也夫人君接下思恭々臣隣孰无而臣之頤臨民以恕則人民孰无愛戴之誠故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其所從者衆矣不爲不富以隣乎然君道貴剛不可專尚謙抑設吾以謙德綏天下而天下猶有未服者則々罪在彼正比之所謂後夫然者焉得而死之故用以侵伐々以威

不執干何所不利然非特侵伐之利而已大抵人道好謙況五以謙德先天下則隨其設施措置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立故曰无不利深與之也

征不服也

兵非盛世之所樂聞也其曰利用侵伐豈開窮黷之端欲征不服也舜治温恭而不免三苗之伐文治徽柔而不免密人之征聖人豈輕于用兵哉不得已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国

上處謙極極乎謙者也以謙著聞名李彰矣故曰鳴謙夫謙而有聞則人心樂與故雖用行師亦无不利然天下事大抵取必在已不可專恃在人況行師大事乎上六陰柔已之才幹不足无位已之勢力尤卑故就他行師一事亦但可征私邑而已威

不足以及遠也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可以覲人心之順矣卦德以順而動是所以致人心之順者也上以順感下以順應天下和平治之極也故爲豫濟大事以人爲本謂之曰豫則得天下心矣得天下心行天下事何往不利建侯行師須要本順動來順人心而建侯則百姓歸心如立儲貳如建藩屏民其有不與乎順人心而行師則三軍用命如共應兵如共義兵民其有不與乎蓋率一人居千萬人之上而欲其奔走服役驅无罪之民置之鋒鏑之下而欲其忘勞忘死非得人心之豫不可也利建侯行師可見人和之爲貴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則是德優望重而天下歸心由是推準動化而其志得行是所謂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卦德以順而動則是其設施措置皆可以順天理合人心乃所以致人心之和樂以應其上者也夫本之順動以致天下之和而微之剋應以觀人心之順以和召和而民悅无疆以順致順而歡欣无間此天下和平之盛万民順治之休卦之所以名豫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天地之道順而已矣誠能以順而動自念慮以至事為莫非天理而不以己與之則此心此理且有建諸天地而不悖而天地相為感召者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之建侯行師而人心有不和樂以應之者乎

天地以順動　一節

太極為之樞紐而陰陽順布於其間氣化流行不爽其度天地以順動也故日月各順其度四時各順其序而錯行代明于天地間者初无過與忒也心極為之主宰而仁義為之時出刑賞予奪不徇其私聖人以順動也是以萬民順治於下不待嚴刑峻罰而人心和樂以應其上自无有過差而或忒者也夫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而元和充塞於兩間天地之豫也而必以順動得之刑罰清而民服而太和融液於天下聖人之豫也而必以順動得之然則順動之道天地之所以豫萬物聖人之所以豫萬民皆不外此豫之時義其大矣哉豫之時義只是順動而已矣

日月四時之運行就是天地之動天地之動不可見故着一箇

故字言天地之道以順而動故見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太和元氣之流行于天地間者无少拂戾而萬物生生化化於其中此天地之豫也日月之晷刻不過四時之氣候不忒正是天地順動處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本義云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也愚謂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天地之所以為順動也而万物之豫在其中矣若夫聖人継天地而出治就有礼樂刑政變動作為出来其所動作无非順理而為之者所謂上順天道下順人情其動而不過其則如日月之順度也動而不忒其宜如四時之順序也所以萬民順治刑清民服而天下和平豫之極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本義云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為觀也愚謂聖人以順動當對上天地以順動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句刑清民服則是一民之豫不當與日月四時相對聖人

說語多有含蓄要須研究始得

雷出地奮　祖考

雷出地奮則有以鼓天地之太和豫之象也先王象雷之声取和之義而樂作焉盖声氣之元發會於聖心而制作之精播於律呂則所以和同天人者在是矣是以其用之也涵养其情性而義日以精消融其渣滓而仁日以熟樂非為崇德而作然樂既作而德自崇乎其中矣極其用之之隆則薦之南郊祭上帝而配以祖薦之明堂祭上帝而配以考斯則享帝享親之餘極九変大変之盛天地人可得而礼矣作樂之用其極于此乎崇德奮謂彰德史称伏羲始作琴瑟以脩身理性則當說樂之既作而用以崇德也蓋聖人之德固不待樂而崇然聖不自聖而樂以治心則樂亦為崇德之助若謂樂以彰德則崇字說不去

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人皆以逸豫滅厥德而二獨以中正自守則是性定于中而勢利紛華泊无所好其德安靜而堅確其介如石者也夫惟其介如此是以性定而天下之故可通心虛而萬物之情以類大而国家興亡之兆小而事物得失之几可以坐照而先見也周子謂靜虛則明明則通莊子亦謂太宇定而天光發意蓋如此占者如之則有以得持身處事之正而不陷于沉溺昏迷之凶不其貞且吉乎不終日言不待事已成之日也若事已成而後見斯亦晚矣所謂識不早力不易也安在其為知几哉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中正即所謂介于石以見知几之有本蓋心无物而後能观物

心无事而後能見事使不能以中正自守則中心擾亂而思慮日昏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九四剛德而志行得時用事者也六三上視于四依阿取寵而縱欲敗度宜有悔矣蓋自古及今未有倚勢弄权而不敗者占者處此則當速悔而亟反之可也若溺於豫而悔之遲則禍不旋踵矣能无悔乎遲有悔是激厲占者改過之意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合簪

四以一陽而上下應之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上之安富尊榮下之富壽安逸皆由我以致之其道大行而志乃大得矣然豫可以一人致而不可以一人保又必開誠布公以任用天下之士而无懷一毫猜忌之心則我不疑于人人亦不疑于我而朋

類之未有如髮之聚于簪也由是以天下才理天下事而豫不可以常保乎卦言以順而動所以致豫于前爻言任賢勿疑所以保豫于後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君之豫由我而致則致君之志行于上矣民之豫由我而致則澤民之志行于下矣平日期許之心得以見諸行事之實志其有不大得乎

六五貞疾恒不死

貞疾犹云痼疾五以陰柔當豫之時耽于逸樂天下事權皆已入九四之手而人心歸附已在四而不在五矣此貞疾之象也然犹幸其得中事权雖亡位號犹存四雖剛強猶在下也五雖陰柔犹在上也此如周之威烈漢之桓灵尚維不絶之綫猶當

其主之號故又為恒不死之象占者因中以自震則猶可以不死否則終亦必亡而已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以陰柔居豫極樂其所以亡者昏冥於豫之象也然以其動体則陷溺之久而有悔悟之新不復蹈其故轍矣故又為成有渝之象如是則過而能改復於无過矣无咎有渝之義其漢武輪臺之悔歟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非有德有守鮮不溺于豫者初得人之豫以自鳴五縱己之豫以自溺三以阿附而為豫非速悔則悔矣上以昏冥而為豫非有渝則咎矣四惟有德故能致人之豫二惟有守故能不溺己之豫然卦惟九四一爻與卦同義況當勿疑合簪以為保豫之道況諸爻與豫之豫可不嚴其戒哉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剛来而下柔〻為主而剛隨之君臣隨于朝也此動而彼說震為主而兌隨之萬民隨于野也故為隨夫物来隨已則已能隨物矣人能為物所隨則行成于有親事集于多助其亨大矣然必本理義以為同而厥孚之交者不陷于詭隨之習由道德以孚契而孪如之固者不嫌于苟合之私則雖隨以一人而不為隘隨以天下而不為黨又何淫朋比德之咎乎盖不难于随而难於正不难于大亨而难于无咎

彖曰剛来而下柔動而說隨

卦变剛来下柔則是君以微柔之德立極于上而剛德之臣下之以臣而随君也卦德震動兌說則是君以震動之才運治于

上而天下之民說之以民而隨君也觀政在朝而惟臣欽若觀
俗在野而惟民從義以一人而為天下之表率天下而惟一人
之趨此卦之所以名隨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既曰大亨又曰貞无咎何也蓋惟正可以通天下之志以正為
隨然後人心胥應而所隨者盡天下之人到之所以來下者此
也動之所以必說者此也夫一正而天下隨之是感在一人而
應在天下隨之時義不其大矣哉貞者隨之時義也嘆其大明
不可不貞耳

君子以向晦入晏息

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獨昏晦則入于內而宴息以藏其用此
隨時之道也礼晝居于內而君子問其疾夜居于外而君子吊

之亦隨時之道耳向晦而息此理所係亦不小只看造化之氣冬來凝息不固則來春必是災沴人若晨而出非夜而息則不能怡神養氣又安足為平旦進修之本故隨時休息亦靜以養動之根耳古之李老每教人靜坐蓋為此以凝寂此心則動有受用處也陳氏曰觀物內會靜者能之謝氏曰近道莫如靜思謂齋戒以神其德天下之至靜也易之洗心更无所染易之藏密更无沴漏人之精神愈收斂則愈完固人之心休愈凝寂則愈受用隨之向晦宴息安靜以凝神也後之至日閉關安靜以存陽也此理須自得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以陽在下為隨隨之官也既有所隨則有主之天似不若无主之虛心之廓然者非其初矣故為官有渝然隨亦人之所不

兇者雖有主亦何傷也但隨而不正君子以為黨矣故必擇而後交不私係于陰邪惟依歸于善類則勝已受益匪人无傷故吉隨而不廣君子以為狹矣故必進而求之於一國博而取之于天下凡正人君子皆在所隨則取善无窮而進善亦无窮其有功何如故曰出門交者廣之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蕭王謂鄧禹曰我得專拜封生遠來寧欲仕乎四陽得時任事而三能隨之則三有所求其勢或可以必得是在人情則然若君子自處則斷斷乎不可資其勢而利其有况三非正應又有邪媚之嫌故必所重者名節所全者道義其為隨也初不以隨有求得之故而隨之惟主于行道濟時丈夫之不可失而不主于名位之可依权勢之可趋乃為利也獻子之與五人友也无

献子之家者也利居貞戒如五人无献子之家意思所謂不資其勢而利其有也隨有求得此就人情論其常正見六三之所當戒處曰係丈夫卑三之得所隨也曰利居貞恐三失其所以隨之之道而戒之也居貞非特不求且亦无是心可也時説以爲嫌所求則失之矣

係丈夫志舍下也

天下之理從是則失非三之所從既在于四則志之所舍者必在于初蓋邪正不並立而人心无二用故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是位極人臣而德足以称位者也占者值之則隨于君而得乎民其志无不遂矣然勢陵于五权重者易疑位高者难下二柔雖非有邪心而危疑之地勢必多

凶而多懼故雖正亦凶然處此當何如惟在積忠納悃開誠布公內有孚信之志而外之所處又皆一一在乎道義而不敢有非分之為斯則居寵思危履危知戒曉然于君臣上下之分而不少有毫髮僭差其明如此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免震主之危不賞之懼矣蓋人臣之所可表見者惟此心而所可請献者惟此道內焉有孚則人將諒其心之无他外焉在道則人將信其行之无謀故庶得以完名全節不辱不殆而无咎也郭子儀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主不疑深得此爻之義者

有孚在道明功也

言明哲之功也蓋由中心明達深見得人臣之義必當精白此心所以心存孚信必當檢束此身所以事為合道爻言有孚在道就是明此言有孚在道本于明哲雖異而歸則同也

九五孚于嘉吉

六二柔順中正臣之嘉美者也五以陽剛中正應之嘉謀嘉猷靡不信從重其順而不疑其專大其權而不忌其迫能信于善者也如是則德業有成而天下隨之矣不其吉乎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身者取人之則也九五之位正而且中則是非之鑑以懸取舍之極以定故以中正而相信也苟无其德則觀人之賢否柄鑿之不相入矣其何孚信至此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隨極固結誠意懇至修身則同道期于栢盭雖窮益堅事国則同心期于共濟雖久不變此如七十子之服孔子雖道窮轍迹畏于匡厄于陳蔡流離困苦而卒不忍去既係且維相隨之不

可解也如此推此誠意之極不但可以隨人亦可以事神矣蓋至誠能動函明一理故用享西山亦奚不可所謂誠无不格也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卦体卦变卦德皆所以致蠱也剛上而柔下上下睽違卑巽而苟止君臣怠緩此因是所以日非而天下之事漸至于大壞極弊而不可解故為蠱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蠱可治而元亨天時有可治則任世道之責者直須奮然盡力以治之以拯天下之大亂以離天下之大艱盡心竭力不避險難而勇往以為治可也是以利涉大川然所以治蠱之道不可不講夫蠱壞之世百孔千瘡紀綱法制其廢墜而不振者多矣必當及時而更新之條其紀綱而盈縮焉存其法制而整頓焉因其已存之緒治

其未壞之與而飭治振起之不使其大壞極弊以至于不可救
藥也然治之於已壞之後而使後事之方始者一或謀之不詳
則雖振起於一時不能維持于可久蠱雖治猶弗治也故必丁
寧詳悉于後事之初紀綱之創始而長慮卻顧法制之更新而
熟思審處其所創造所作為者務要慎之重之為謀萬全而傳
之先穷番之永久可也因其蠱而更新其治之者不可不力治
其蠱而丁寧其為之者不可不審此所謂先甲后甲而大川之
涉為此而已元亨不在是乎先甲後甲只是一時事時事盡壞
疏當整治振起而維新之其所飭治振起的又須致其丁寧而
斯為老更无滲漏則治蠱之道既精且審而天下无不治矣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大凡朝綱國是清明振肅皆由君臣道合而交相惕勵以[illegible]頓

于其間卦体卦变剛上而柔下則上下不交而兩情不能以相通卦德巽而止則上下偷安而庶事日至于叢挫皆足以致蠱也故名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天下治就人事説言治蠱而至于元亨則前弊已革而世道一新天下必復治也往有事是見張作為意言當天下壞亂之際直須勇往有為不可因循以坐視其弊也治蠱而先甲后甲以為之固人事修而天下治矣然孰非天運之所以開其治乎蓋天下之亂不終于乱乱之終轉而為治之始本天道自然之運也先甲后甲其以人而應天乎卦辭曰天運説向人事上來彖傳曰人事説向天運上去蓋互相發明也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草拂之而色变木遺之而葉脱物壞而有事于更新矣蠱之象也君子當蠱之時而体斯象有見于治之獘也而風之會起之也然民風之不振皆起于教化之不修而風化之原亦自吾心之德為之耳于是彰礼教以範天下之俗明道術以一人心之趋必使士人有廉耻而天下有風俗然欲振民風而不先自治則教之无本其何以風天下乎故必求端于自治而操存涵养以育吾心之德必使吾德既修而可以表儀倡率於天下夫蠱之時教衰俗獘而吾育德以先之振民以正之則教化行而習俗美天下之蠱无不治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有終占

初六當蠱之初蠱未深而事易濟故于前人已壞之绪為能餙治而振起之有幹蠱之象其占為有子以治蠱則能克盖前愆

而考得无咎蓋前人之蠱是前人之貽其咎也子能幹之則于前人爲有子考雖失于前而復于后咎其免矣此初之占辞所以責成于爲子者也然既謂之蠱亦已危矣不可以爲未深而遂易之必其知危而戒自新以爲后事之端丁寧以監前事之失慎之重之務以曲体前人之心而善補其過則墜緒可新而前業克振終吉不然是亦未爲有子也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六所以能幹父之蠱者以其意在于承者而欲置親于无過之地也蓋沿習之弊雖在于前人而克承之心當尽于人子初惟善繼其志故能善述其事而幹蠱之不容已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五是柔中之君有母之象二以剛中之臣上應六五爲之繩愆

糾謬為之補弊巽衰曰其蠱而幹之皆幹其所當幹者故為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所幹之事固得其中然以柔承剛恐其所幹的未免有堅貞拂戾處故又戒以巽順周旋婉轉委曲匡救而存將順之誠幹理而得和平之道則既能成君之善又不拂君之心斯為善處者矣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二剛而得中凡其同輩損益為所當為得經權佐理之宜无矯枉太過之失此所以能幹母之蠱也

九三幹母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在蠱卦亦是承國家之積弊而能更張整理之者故有幹蠱之象然而過剛不中未免處之不聯或激而至于傷恩行之无漸或速而病于不達故小有悔以心言然巽体得正巽則

有以制其剛是氣雖暴而心則順者也正則有以補其不中是迹雖過而事則當者也故與蠱之雖驟而不至于大拂前人之心行之雖遽而不至于大失時勢之宜揆之于理何以无大咎此于幹蠱之中而求其善不善之故豈亦得失相半者歟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言終无咎則不但无大咎而已當蠱之時聖人最喜人能幹故畧其失而深與之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強以立事爲幹怠以委事爲裕六四以陰居陰才弱不能有爲是狃于因循而悍于変革坐視其敝之日弊而已有裕蠱之象裕則天下之弊日甚一日故曰往見吝司馬温公謂新法之弊夫之當如救焚拯溺裕其可以治蠱乎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是得賢輔治而振起先業條其紀綱而墜者已舉脩其法制而廢者已脩或為先甲后甲而前人之弊于此悉去或為振民育德而先王之緒于此聿新此則中興令主繼世賢君而令聞无窮矣不其益有譽于天下乎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君能用臣故譽不在臣而在君知高宗之得傅說周宣之得仲甫以成中興之治者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當蠱之時以剛陽而在事外不委質以事人惟高潔以尚志蓋於世故无關而于性真有得非賢者不能也其伊尹太公之流以時不遇而抱道自守非以嘐嘐為高者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蓋謂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此士之所以先志也上九不事王侯其志超然脫于塵世之外而富貴功名曾不足以累其心者故謂其志可則即漸之其羽可用為儀也若潔身亂倫則不足為法矣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復之一陽固是陽長然猶微也至于二陽則其勢已盛而駸駸乎不可禦矣正人用事吾道獲舒雖非以逼小人而小人自消然意阻而不敢近若有進逼之义故為臨說而順剛中而應臨之善也當此時而又有此善以此而臨小人小人之道窮矣此吾道所以大亨不以此而臨小人小人投吾間而乘吾隙矣可

不利貞乎然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陰當長而小人將復得志而有凶矣曰利貞者即人道之當然而戒以慎始之道也曰八月有凶者即天運之必然而懼以慎終之防也聖人為君子謀可謂深且遠矣八月謂自臨至遯凡經八爻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

二陽雖微時方浸長有駸駸乎不可禦之勢故雖非有心以逼乎陰而小人自當退避消阻而不能近是小人勢凌于君子而君子駕馭乎小人有淩逼之义故為臨

悅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剛浸而長固時之盛也然以卦德觀之坤順而兌悅則是其臨小人也不恃其壯而能悅以先之順以處之悅則剛壯不形于面目順則施為不拂乎時　且卦德有其善也以卦体觀之九二

到中而應六五則是其臨小人也不恃其壯而能剛而不過且
又應得其人剛中則善而其到有應又同德相助卦体有其善
也夫當到長之時而又有其善如此故文王係辭曰大亨而又
必戒之以正者此正天道之當然也蓋天者理而已理者當然
而已卦當到長之時而又有是善則夫君子之處臨雖得大亨
而尤利于貞者正以時不可以常保理不可以或失其施爲之
正固而持守之嚴明正理之所以維乎勢而天道之當然如此
也若徒恃其亨而不以正則遠乎卦之善矣夫豈理哉蔡氏曰
說而順到中而應此臨之正也即天之道也大亨以正當如无
妄婦重正一邊說

澤上有地　无疆

地臨于澤上臨下也與卦名取象不同教思謂教育成就人的

意思无窮直說言其深也容保謂容受而保養之无疆橫說言其廣也以此臨民作君作師之道盡矣

初九咸臨貞吉

初與二卦之所以為臨者也故取凌逼之義初以陽剛方長之時乘四陰將消之勢統御諸陰而凡群小之類皆其所凌逼而擯斥之者也故為咸臨然剛而得正其咸臨本无不正者也占者得之必其所以為臨者皆出於正自治以嚴而不苟處事以容而不昧則以正勝邪而小人自不能近不其吉乎貞就是悅而順剛而中的道理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天下不可一日无正道君子以世道為己任其志上欲行正道以致君下欲行正道以澤民故恐小人害正而不得不咸臨以

去之耳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亦以陽而臨四陰與初九成臨同然有剛中之德上進之勢夫惟剛中則臨坐有道而能屈服小人所處无間可投无隙可乘故其占吉夫惟上進則其道大行而設施措置沛然必達故其占无不利即所謂元亨也吉利不宜混

咸臨吉无不順命也

本義闕疑不敢强解或云未順命與上志行正一般意思九二咸臨固吉无不利矣然其所以咸臨而去小人者豈其量之不弘而不能容小人哉蓋君子之志惟欲行正道以令于天下而天下順而從之也彼小人之于君子心術不侔趨向各異吾道以正而小人以邪其於君子之命時或以邪僻之術而排阻

推於其間故率天下所悖道逆命者必小人也小人不去則吾道不行故君子之臨小人蓋爲其不順命而不容不去之耳君子之用心固如此其於小人也初何一毫間涉初何一毫嫌隙哉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初九九二徧臨四陰六三在其所臨之中者慮己不見容於君子而以陰邪媚悅求容于君子之處逼殊不知君子者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如之何其能免之故无攸利惟去邪從正憂而改之則變而爲君子矣故得无咎本義曰勉人遷善蓋教小人而爲君子者也爲戒深矣

六四至臨无咎

六四柔正之大臣下應初九剛正之賢士是知其有激忠容保

之德而中心好之其與相臨者情意最為切至非外貌內致者比故為至臨夫然則形迹兩忘而誘邪莫入教養之治可願以成功矣何咎之有

至臨无咎位當也

四木柔正故於剛正知初者自不亢情意交孚而相臨繫至不然則見人之賢而未必親雖親而未必篤彼此量猶而情不相入矣其何至臨如此哉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不自用而用人就是知知臨就是大君之宜知者以先務為急君道以守約為宜六五當臨下之任而柔中虛已以應九二兼術並觀達聽明目而知急于求賢之先務此其臨天下者乃知之事誠為執簡御煩而得致理之要道者矣不為知臨大君之

宜乎如此則君不勞而天下治教思容保之政坐見其底績矣豈不吉乎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不自用而用人便是理之正當處故曰中用賢就是中中就是宜偏于自用者爲以亢過乎中者也昧于用人者卑以陋不及乎中者也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二其存之也中以爲賢而莫非純心用賢之誠帝王之所以允執其中者此其執之矣其發之也中以行願而莫非崇德尚賢之典帝王之所以建中于民者此其建之矣君道之宜不在是乎

上六敦臨吉无咎

居卦之上處臨之終臨之道積而至于極矣是以其與初二相

臨也定之以久要之義孚之以无朋之情敦厚于臨久所者也古者如是則道義相成而人已无失吉且无咎矣至者内外无二致者始終如一

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内卦二陽咸臨之君子也上九雖非正應而志之所欲與為臨者寔存于是と以愈久而愈不忘而為敦臨也否則以外而不以内以貌而不以心其臨之有終者鮮矣

易葸參疑外編巻之二終